



# 相约在雨季

いま、会いにゆきます



“那，插我的衣袋吧！”

你抬头看站在我旁边的我的脸，又收回视线，再次往手绢上哈气。有几秒钟仿佛是我犹豫的沉默，之后你说：

“那么，就打扰了。”

于是你把左手伸进我短大衣的口袋。我的右手已经在里面了，两人的手必然碰在一起。你的手的确很凉，细细小小的，孤单单的。我情不自禁地在衣袋中握紧你的手。你的手指像小动物似的动了一下，随即慢慢放松下来。

“这样子，我就成了捕食动物，把钻进自己窝里的小动物捕住了。”

市川拓司/著 林少华/译

青岛出版社



# 相约在雨季

いま、会いにゆきます

“那，插我的衣袋吧！”

你抬头看站在你旁边的我的脸，又收回视线，再次往手指上哈气。有几秒钟仿佛是犹豫的沉默，之后你说：

“那么，就打扰了。”

于是你把左手伸进我短大衣的口袋。我的右手已经在里面了，两人的手必然碰在一起。你的手的确很凉，细细小小的，孤单单的感觉。我情不自禁地在衣袋中握紧你的手。你的手指像小动物似的动了一下，随即慢慢放松下来。

“这样子，我就成了捕食动物，把钻进自己窝里的小动物抓住了。”

市川拓司/著 林少华/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约在雨季/(日)市川拓司著;林少华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436-4335-2

I. 相... II. ①市...②林...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 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8097号

© 2003 by ICHIKAWA Takuj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SHOGAKUKAN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本作品由青岛出版社通过上海碧日咨询事业有限公司和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签订翻译出版合约出版发行。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15-2006-085 号

- 书 名 相约在雨季  
著 者 (日)市川拓司  
译 者 林少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杨成舜 电话:(0532)80998631 E-mail: ycsjy@163.com  
封面设计 大象无形·毛增  
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大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8.5  
字 数 150千  
印 数 1—8000  
书 号 ISBN 978-7-5436-4335-2  
定 价 20.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0532)80998671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 捡拾细小的快乐

(译序)

林少华

市川拓司是日本以网络写手起家的畅销书作家，出版社希望我翻译他的畅销书《相约在雨季》(或译《现在去相会》)。说实话，我迟迟没有答应。毕竟太忙了，时间对于我成了稀有金属。在翻译方面，除了村上春树不太敢接受别人。但最后我还是应允下来。一是因为我的一位朋友说他在日本看同名电影时三次泪流满面。此君乃军人出身，军人不同于我等动辄感时伤怀的脆弱文人，流血容易流泪难。而他居然肯为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泪三次，无疑说明作品感人至深。二是因为此书取得了畅销一百余万册的不俗业绩。日本人绝对不全是傻瓜蛋，一百多万人买的书——看的人就大大超过一百万了——肯定有值得看的地方。

于是，我看了，看罢译了。也是因为对话多的关系，译得较快。快虽然快，但感动和思索久久留了下来。如一只快艇掠过湖面，艇倏然不见，而其划起的波纹却一圈圈无限扩展开去——这正是一本好书所应有的品格。

故事不很复杂。主人公“我”带一个六岁男孩儿一起生活。妻子名叫冷，一年前因病去世了。去世前说她将在下一个雨季到来的时候回来，回来看父子两人生活得好不好。难以置信的是，一年后一个下雨的日子冷果然回来了。回来的她全然失去记忆，不认得作为丈夫的“我”，不认得亲生儿子。“我”虽然知

道回来的妻是“幽灵”，但仍像往日那样对待她，给她讲述过去两人相恋过程的点点滴滴和婚后生活的朝朝暮暮，冷因此渐渐找回了身份，找回了感觉，一如往日照料丈夫和孩子的生活：打扫房间，洗衣服，早早起来准备早餐，目送丈夫上班儿子上学，为丈夫和儿子理发。还一起去树林散步，一起看望往日的熟人。“我”于是再次开始恋爱——爱上了妻子的“幽灵”，甚至有了肌肤之亲。一家人如此相亲相爱地过了六个星期。六个星期后，雨季结束了，冷的轮廓逐渐模糊，最后幻化为雨珠，返回天上那颗名叫 Archive 星的未知星球。

小说以追忆和现实两条线交叉着缓缓推进，追忆占了主要篇幅。从高中三年同桌，到上大学后的第一次约会，再到冷毕业后工作后赶去湖边小城同“我”一起看烟花和避雨……娓娓道来，波澜不惊，而又引人入胜。有个细节尤其撩人情思。两人第二次约会谈完后在车站月台等车回家的时候，由于天气冷，冷为了取暖而不断往手上哈气，“我”见了，让她把手插进自己的衣袋，两人的手于是第一次碰在一起：

“那，插我的衣袋吧！”

你抬头看站在你旁边的我的脸，又收回视线，再次往手指上哈气。有几秒钟仿佛是犹豫的沉默，之后你说：

“那么，就打扰了。”

于是你把左手伸进我短大衣的口袋。我的右手已经在里面了，两人的手必然碰在一起。你的手的确很凉，细细小小的，孤单单的感触。我情不自禁地在衣袋中握紧你的手。你的手指像小动物似的动了一下，随即慢慢放松下来。

“这样子，我就成了捕食动物，把钻进自己窝里的小动物捕

住了。”

这一细节确实很妙。别致，温馨，略带一股乡愁意味，而又刻骨铭心。无独有偶，冷当时送给“我”最初的礼物是一对针织护耳，以免“我”跑步时——“我”是学校八百米田径运动员——冻伤耳朵。作品便是通过这样的细节使得两人的交往充满了单纯而极有质感的暖意。不幸的是，后来“我”得了疑难病症，别说跑八百米，就连移动一百米都异常艰难。“我”只好从大学退学，在家附近的小超市打工。这期间“我”有意疏远冷，避免见面，见面也冷言冷语，最后连信也不回了，“我要一声不响地从你的人生离去，不动声色地，静静地，轻轻地，像朝阳的小水洼，就那样悄悄消失”。而冷却一往情深，主动追到“我”因病情好转而独自去的湖边小城。婚后，“我”在一家法律事务所找了一份极不起眼的工作，而冷总是对“我”说：“真能干，了不起！”

我是天上飞的企鹅。由于她的引导，飞到了本来无法指望的高度。星星近了。从那里看去，地上所有的脏东西、丑东西和恼人的东西，都宛如地毯一般美丽。

这就是幸福。

是的，两人最在意的就是幸福，就是对方的幸福——“我使你幸福了么？”在“我”看来，自己未能使冷幸福。本来讲好一起去旅行，没能去；本来讲好再一起去看烟花，没能去。甚至一起看电影、一起从高楼上看夜景、一起喝葡萄酒这样极寻常的许诺都落空了。

冷在这小镇上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原本可以奔赴无限广阔的世界，然而她心甘情愿和丈夫朝夕相守，不想离开这里，如获至宝地捡拾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细小的快乐。

可是，冷感到幸福，随着雨季结束，她即将返回 Archive 星时一再告诉“我”：“在你身边很愉快——如果可能，真想永远在你身边 / 爱你，喜欢你，当你的妻子真好……”

其实，即使以中国人的标准看来，两人的生活条件也是不高的。“我”送给冷的第一个生日礼物是镶在廉价框中自己用钢笔画的冷的背影，婚礼是仅有亲属参加的小型婚礼，婚后住的是简易公寓的小套间，连一起旅行和看电影这样再普通不过的娱乐都不曾有过，然而无论“我”还是冷都感到非常幸福，而且幸福得那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小说后来改编成电影、电视，引起轰动。电影、电视我没看过，只见到了小说腰封上的一个镜头：“我”、冷和六岁的儿子一家三口在雨伞下笑得那般灿烂。那是一种真正从心底生出的笑容，因而能直达人的心底。冷真是漂亮，妩媚、现代而又娴静优雅。“我”则笑得带有几分憨态和羞赧。这样的笑容本身就是幸福的精确诠释。那么，与高档物质消费基本无缘的他和她为什么会那么幸福呢？原因很简单：一是真诚相爱，丈夫爱着妻子，妻子爱着丈夫，时刻想着“我使对方幸福了么”。同时夫妻又爱着孩子，希望孩子的人生“充满爱”，而孩子也爱爸爸妈妈。二是如获至宝地捡拾细小的快乐。得到廉价的钢笔画和针织护耳是快乐，在树林里发现四片叶的三叶草是快乐，在工厂旧址拾螺栓是快乐，吃自己做的盒饭是快乐，听妻子那句重复了至少一千遍的“早些回来”是快乐——正是这无数细小的快乐构成了生活本身，构成了爱（包括对万物

的爱),构成了平实而巨大的幸福。

不妨说,这样的生活、爱和幸福是对无限追求物质消费的现代生活模式的质疑和颠覆,是对单纯、节制、简朴和古典主义的依恋和回归,是对爱和幸福的真正的拯救和重述。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流行纯爱小说,如几年前片山恭一《在世界中心呼唤爱》销了三百多万册,搬上银幕后也轰动一时,这部《相约在雨季》二零零五年就已突破一百二十万册的销量。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有这么多人为单纯的爱所感动总是好事。这意味着一种社会认同,一种价值取向。而这对时下的我们未尝没有启示性。这也是我乐意把这本小说翻译过来的真正理由。

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分享书中的感动,一起感受细小的快乐,一起思考单纯的爱、单纯的幸福,一起期待男女主人公再次“相约在雨季”。

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碧空如洗旅雁南飞



# 1

冷死的时候,我这样想着:制造我们这颗星的一个人,可能当时在宇宙的什么地方制造了另一个星。

那是死去的人去的星。

星的名字叫 Archive<sup>①</sup>。

“Archvei?”佑司问。

不对,Archive 星。

“Archvei?”

Archive。

“Arch,”佑司稍微想了想,“vei?”

可以了。

那里像是一座庞大的图书馆,安安静静,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反正地方极大,从建筑物中穿过的走廊一眼望不到头。

离开我们这颗星的人安详地生活在那里。

不妨说,那像我们的心。

“怎么回事?”佑司问。

冷死的时候,亲戚们不都说了么,说妈妈活在佑司的心里。

---

① 档案,卷宗。可译为“档案星”。

“唔。”

所以，那颗星是所有活在全世界人们心里的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只要有人想着，那个人就能在那颗星上生活。

“要是把那个人忘了呢？”

噢，那一来，那个人就得离开那颗星。这回可就真要“再见”了。

最后那个夜晚，朋友们一齐赶来开欢送会。

“也吃蛋糕的？”

是啊，也吃蛋糕。

“也吃腌鲑鱼子？”

噢，还有腌鲑鱼子（佑司最喜欢腌鲑鱼子）。

“别的呢……”

什么都有，放心就是。

“喂，那颗星星也有吉姆魔扣<sup>①</sup>？”

什么？

“我知道吉姆魔扣，就是‘活在心里’的意思吧？”

噢——（昨晚给他念《吉姆魔扣火车探险记》来着）我想有的，大概。

“那，爱玛呢？爱玛也有？”

爱玛没有。有的只是人。

---

<sup>①</sup> 1974年日本播放的二十六集动画片。主人公是一个叫吉姆的少年，他手拿一个法力无边的魔扣，乘坐火车爱玛去寻找被魔鬼抢走的母亲。

佑司“啻”了一声。

有吉姆魔扣，也有莫莫<sup>①</sup>。有小红帽<sup>②</sup>，也有安妮·弗朗克<sup>③</sup>。希特勒和鲁道尔夫·赫斯<sup>④</sup>肯定也有的。

还有亚里士多德，有牛顿。

“都干什么呢？”

干什么？都安安静静地生活呀！

“没别的？”

别的，是啊，都还想点什么吧。

“想？想什么？”

比如想很难很难的事情。想出答案很花时间的。所以，去那颗星以后也一直想个没完。

“妈妈也？”

不，妈妈在想佑司。

“真的？”

真的。所以佑司也要一直不忘妈妈。

“不忘的。”

---

① 德国儿童文学家恩德的小说及同名电影《莫莫》中的主人公名字，一个十岁左右的贫穷而善良的少女。

② 格林童话《小红帽》的主人公，一个戴一顶好看的红帽子的小姑娘，在猎人的帮助下，战胜了佯装外婆的大灰狼。

③ 犹太少女。1947年出版的《安妮日记》描写了她和全家在德军占领下的阿姆斯特丹的住房阁楼中度过的艰苦生活。

④ Roudolf Hess(1894—1987)，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的密友。曾协助撰写希特勒口授的《我的奋斗》。二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死于狱中。

不过,你还小,和妈妈只一起生活了五年。

“唔。”

所以我要告诉你很多很多:妈妈是什么样的女孩啦,是怎么见到爸爸和爸爸结婚的啦,生下佑司是多么高兴啦……

“呃。”

希望你永远记住。

只有你永远记住妈妈,爸爸去那颗星时才能见到妈妈。

明白?

“哦?”

啊,算了。

## 2

“要上学了,准备好了?”

“哦?”

“上学准备!名签戴了?”

“啊?”

他耳朵怎么这么不好使呢?冷活着的时候还没这么严重,莫非精神因素?

“到时间了,走吧!”

我拉起开始返回半睡半醒状态的佑司的手走出家门,把他交给在楼下等他的登校班的班长,目送他离去。走在六年级班长旁边的佑司看上去简直是幼儿。作为六岁的小孩,长得实在太小了,就好像已把成长忘得一干二净。

从后面看,他的脖颈像仙鹤一样白白细细,从黄色帽子探出的头发颜色仿佛放进奶酪的大吉岭茶<sup>①</sup>。

但不出几年,这英格兰王子般的头发也会变粗,变成一团团卷起的卷毛发。

那也是我走过的路。是思春期大量分泌的化学物质造成的。到了那个时候,佑司也会长大,很快超过我。并将遇上同他母亲相似的少女,谈恋爱。若进展顺利,势必产生一个带有自己一半基因的复制品。

---

<sup>①</sup> 位于印度东北部的大吉岭(Darjeeling)市郊产的红茶。

自太古以来人们便是这样的(几乎所有生物都不例外)。只要这颗星球持续转动,这一行为就周而复始,无尽无休。

我骑上放在楼下的自行车,踩动踏板朝我工作的司法代书人事务所赶去。相距不到五分钟,对于不习惯坐车的我来说,距离正中下怀。

我已经在这家事务所工作了八年。

年头绝不算短。结婚,生子,妻已从这颗星去了另一颗星——八年时间足以发生这些事情。

实际也是如此,我成了抚养一个六岁儿子的单身父亲。

八年前所长就是老人,现在仍是老人,肯定直到死都是老人。不是老人的所长不是我能想像的。不晓得今年他多大岁数,但超过八十这点可以断定。

长相活像脖子上挂酒桶的 Pyrenees 狗。只是,所长挂的是双下颚的肉块。温和宽厚这点也像,总是眨巴的惺忪睡眼更像。

即使里边办公台那里坐的不是所长而是 Pyrenees 狗,没准我也不会察觉。

冷死的时候,本来就懦弱的我愈发懦弱了,连呼吸的力气都开始失去。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把工作扔在一边,给研究所添了很大麻烦。尽管如此,所长也没另外找人,等待我振作起来。即使现在也安排我四点就下班回家——我说我不愿意让放学回来的佑司一人孤零零的,所长答应了我的要求。工资固然相应少了,但得到了钱换不来的宝贵时间。

听说别的社区有“学童保育<sup>①</sup>”制度，但这里不存在那么乖觉的名堂。

所以，所长非常难能可贵。

到了事务所，我向先到的永濑寒暄：

“早上好！”

“早上好！”她也寒暄道。

我进事务所时她就已经在。高中一毕业就进所了，现在该有二十六岁。

做事认真、低调，长相也同内在性格相似，看上去很老实。

有时我不由得担心，在善于表达自己意见的女孩当中，会有她站立的位置吗？

甚至这样猜想，在被人用臂肘捅和用脚踢的时间里，她迟早要从世界边缘跌落下去吧？

所长还没有来。

近来所长忽然上班晚了。我想不至于同走路速度变慢有关。

这样，好一会儿事务所只有两个人。所长来人就齐了。从工作量来说，人数也正合适。

我在自己桌前坐下，面对告示板贴的便笺一一过目。上面用极难辨认的字迹写着“2:00 去银行”、“找客户领文件”和“去法务局！”等等。即昨天的我传给今天的我的发货单。

我记忆力差得很，总是把自己应做的事写下来留在这里。

---

① 在节假日安排专人照顾因母亲等监护人不在而无人照顾的低年级儿童的制度。

记忆力差是我身上种种缺损之一。这就是说,用来制造我的设计图纸出了差错。

仅仅一处。

大概用修正液涂抹后再用圆珠笔写在上面这个做法有问题。当然这是打比方,不过实际上确有可能是这样的。

总之,不知是字少了笔画还是被涂掉的字又显露出来,我的脑袋乱了章法,某种至关重要的化学物质分泌严重失调。因此,我成了这样一个人:不是过度兴奋就是杞人忧天,抑或想忘的忘不掉而不该忘的却忘个精光。

焦头烂额!行动不便,筋疲力尽。工作漏洞百出,人们给的评价低得近乎不公。

也就是说,自己被视为无能之辈。我从不一一解释说是自己脑袋里的化学物质的关系。不但麻烦,还很难得到理解。何况若只看结果,确实那样。

所长为人十分宽容,就我这样的也没解雇,任用至今。永濂不动声色地帮我的忙。

非常值得感谢。

处理好所里的工作,我把文件塞进公文包出门,骑自行车向法务局赶去。

我没有汽车驾驶证。大学二年级时尝试了一回,但横竖没能越过考试那堵墙。

几个月前我才得知自己的脑髓有问题。“咔嚓”按上开关,阀门打开,而我的水准仪却一动不动。所以考驾驶证时我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慌乱之中。或者更应对我熬到考证阶段的表现本身



给予肯定亦未可知。

当天，我在教练员旁边的驾驶席坐下时，那种化学物质便已满满注入我的血液中，致使我格外不安，无法保持必要的注意力。不安如多米诺骨牌整片倾倒时那样一发不可收拾。

的确一发不可收拾，或许可以称为指数函数才是。

我差点儿死掉。

真觉得可能死掉。

那段时间一天要那么觉得几十次（现在有时都一天那么觉得几次）。

这样，考试停止下来。后来同样考了两次，终归打消了考驾驶证的念头。

到了中午，我坐在公园长椅上，吃自己做的盒饭。生活拮据，该削减的东西统统削减。

况且，每次我吃便利店里的盒饭都必定坏肚子。是添加物的关系，别人不要紧，对我却是致命的。

我体内的感应功能是普通人的几十倍，对温度、湿度、气压的变化极为敏感，所以我戴的是附带气压传感器的手表，以便提前有所准备。

台风也非常可怕。

而普通人却不以为然，让我大为敬佩。有时觉得自己像是个因过于孱弱而濒临灭绝的小小的食草动物。

说不定《濒临动植物资料集》有我的姓名。

下午我转了几家客户，然后返回事务所。

这时也必须带上便笺，每访问一户就打个“×”，确认还剩几